

以孩为家

□ 小神蒙巴第 (青岛, 公务员)

坐长途车回老家, 邻座是个健谈的老太太, 姓李。她让我教用微信, 又给我洗好的苹果吃, 一来二去, 混熟了。李老太有一肚子的苦水, 正好倾诉给我这个年轻人听。

她今年65岁, 膝下一儿一女, 闺女在上海, 儿子在青岛, 都在当地站住了脚。外孙今年三岁半, 孙女一岁多一点, 需要照顾看管。城市生活压力大, 孩子们不舍得请保姆, 于是, 李老太出马了。去年, 她半年在上海半年在青岛, 虽然也算见到不一样的风景, 但没享到多少清福。李老太叹气, 自己操心了大半辈子, 六十多了, 还得南北两地跑。

先说闺女这边, 女婿是温州人, 亲家公在广东做生意, 常年不回家, 亲家母刚

过半百, 早早赋闲在家, 每天跳舞唱歌, 活得那叫潇洒。闺女撵撮女婿让婆婆到上海看孩子, 亲家母倒也热心, 风风火火赶来, 却惹得闺女一肚子怨气。原来亲家母一个人在家自在惯了, 逗孩子玩可以, 真要轮到伺候孩子吃穿就不太行了; 还有, 亲家母做饭不是太甜就是太油, 闺女吃不惯, 婆媳面和心不和, 渐渐剑拔弩张。没办法, 只能把亲家母礼送出门, 换自己老娘上阵。李老太有了用武之地, 开始挺得意, 后来发现闺女脾气越来越大, 莫名其妙就光火。倒是女婿通情达理, 没事就给丈母娘做心理辅导, 女婿说, 老婆是“产后抑郁”, 让李老太多包涵。李老太很不屑, 自己当年刚生完孩子没几天就下地干活儿了, 现

在的孩子太娇气!

之后来儿子家, 以为儿媳温柔, 不会随便给人气受。岂料, 曾百般看好的女孩, 竟然也有另一副面孔。李老太到位后, 儿媳除了逗逗孩子, 家务事一概不管。小两口晚饭后出门跑步健身、周末聚餐玩乐, 都把孩子丢给李老太了事。她就纳闷了, 生完孩子能不管就不管, 大概孙女是儿子给自己生的吧, 想想也怪自己, 当初干嘛老催儿子生娃呢!

李老太说完, 像想起什么似的, 又告诉我, 咱坐的这趟车, 也就是节假日年轻人多点, 平时坐车的, 都是她这样要给孩子看孩子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这帮老家伙, 现在真是要“以孩为家”了!



非遗地方戏

□ 陆小鹿 (上海, 白领)

旅行, 每个人侧重点不同。有的喜欢打卡当地景点, 有的喜欢寻觅当地美食, 我则喜欢聆听当地原生态戏曲, 近距离感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去西安前, 我读了贾平凹的《秦腔》。“……历史最悠久者, 文武最正经者, 是非最汹汹者? 曰: 秦腔也”这句, 令我很是好奇, 便将“听秦腔”列入了心愿清单。不想, 抵达西安的次日清晨, 就在酒店附近的公园邂逅了一场免费秦腔。众人围圈, 中有老者“大喊大叫”, 虽然不懂他吼什么, 但我接收到西北之粗犷涤荡胸肺的那股气。“听了秦腔, 肉酒不香”, 秦川八百里, 秦腔雄且壮。

在济南, 为领略正宗的山东快板, 我去了宽厚里的合义书场。书场每晚都有曲艺表演, 我于头排C位座“准备就绪”, 泡一壶泉水茉莉花茶, 嗑一碟香瓜子, 听长衫老人拿着带红色绸缎的快板, 来一段《夸济南》: “竹板这么一打啊, 响声震金銮, 今天不把别的表, 夸夸咱济南……”一手两块大竹板儿, 一手五块小竹板儿, 木板撞击, 声响清脆,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打起了拍子。

在无锡拈花湾小镇, 我站着听完一曲《珍珠塔·后花园会》。《珍珠塔》属锡剧名剧, 曲调优雅抒情, 古戏台之下, 但见台上一幅莺莺燕燕图景, 那种江南的“小

情小调”漫山遍野笼罩过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秀而软糯的妩媚风致, 确与北地的凌冽硬骨迥然不同。

苏州评弹也是, 嗲。那年我在平江路“吴苑深处”评弹馆里, 听了整整一个下午的评弹。吴侬软语的唱腔, 琵琶三弦的伴奏, 让流经此地的时光也变得柔软起来。中场休息时, 我和小演员聊了几句, 她说如今学戏曲的越来越少, 很多地方戏种面临失传, 从小学戏太辛苦, 也不可能发家致富。我心头一颤, 感谢至今仍在坚守“一线”的演员们, 否则, 我们将失去很多最珍贵的东西。

